《水滸》裡的生存術

金文藝

域外漫筆

一部《水滸》，就是各色生存術的大展演台，官場的毋需說，如今只說說好漢們的把戲。

交朋結友憑金錢。宋江最典型。他使錢闊氣，一是他家本就富有，二是自己又在官府上班，在「一文錢難倒英雄漢」的窘況下，怎會結交不到人呢？於是憑了這「口碑」，宋江在江湖上收穫了「及時雨」的美譽。「及時」二字，實則是及時地「困中送錢」而已，用錢來「砸倒」人，讓別人都欠他莫大的人情債。其次是柴進。其人貴爲前朝遺下的皇胄，家中也很來錢，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，交往人當然還是離不了錢，甚至連過往流配的犯人——不必問是非曲直，都可獲贈十貫錢，何況還有酒肉米餅，所以柴進也是一專意用錢買人情的主兒。錢哪有白花的，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短，出來混，終究是要還的。

安身之處靠搶奪。當初晁蓋等七衆爲避官府追捕而躲上梁山，可王倫顧及自己的生存而不見容納，當晚吳用便定下計策：「早間見林沖看王倫答應兄長模樣，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，……我看這人倒有顧眄之心，只是不得已。小生略放片言，教他本寨自相火並。」——這是借他人之手實施搶奪。晁蓋忙說：「全仗先生妙策良謀，可以安身。」還有楊志，在他流落之際聽說有座二龍山，便難掩心中的喜悅：「既有這個去處，何不奪來安身立命！」於是和早有此意的魯智深一拍即合，設計攻入二龍山，殺了綽號叫「金眼虎」的鄧龍，要知道，既叫「金眼虎」，可見亦小有名氣，說不定日後有可能成爲梁山第一百零九條好漢呢！其實並非陰差陽錯，實是皆因楊、魯二人欲尋安身之所在哪。

爲需要硬「挖」人。先說盧俊義，他實在是被「騙」上山，之所以如此，只是因爲梁山需要他。當吳用騙盧俊義爲避災須到東南上一千里之外——其實讓盧經過梁山好強賺他上山造成入伙之實，臨行前還騙盧在壁上親題一首藏頭反詩，後來「險惡」之計一一應驗，終獲盧上山，敗了整個盧家不說，還打破北京城致百姓塗炭。後來爲破勢不可擋的連環馬，由於又需要徐寧的鉤鐮槍，便亦用計賺徐上山——雖非徐本意。其餘如蕭讓、金大堅之流，皆是「賺」到山上，只要山寨需要誰了，只管下山「賺」取便是，哪管用啥手段，生存爲要嘛。因此有些好漢是被官府逼上梁山的，而另一些實則是被其他好漢硬「逼」上梁山的。

《水滸》中生存術眞的是俯拾皆是。在這裡無意詬病衆好漢，實在是若要生存必須有術，只是，可惜最後宋江領導的這幫好漢集體玩輸了，絕大多數失去了生存權，原因當然很多，但其中一樣尤爲重要，就是有爲數不少的好漢其實是「僞好漢」，一輩子脫不了奴性。於是，最終還是成爲了官家砧板上的肉。

《大公報》文藝獎

許定銘

醉書亭

爲了鼓勵創作，《大公報》在一九三六年舉辦了「文藝獎金」盛事，得獎的作品：戲劇獎是曹禺的《日出》，小說獎是蘆焚的《谷》和散文獎何其芳的《畫夢錄》。此事於一九三七年公布，但因是年展開「七七抗戰」，以後十多年，整個中國陷入紛亂的局面，得獎金之事雖是文壇大事，但與瞬息萬變的國事比，不過是小事一宗，事後誤傳不少。

上世紀中葉的一九五〇至七〇年代，玄默、陳紀瀅、劉心皇、司馬長風……等人均提過《大公報》「文藝獎金」的事，但有關得獎的人和作品多有謬誤，甚至有人增加了一項孫毓棠《寶馬》得詩歌獎的事。

後來劉以鬯先生經多番聯繫，搜尋資料，在一九七八年寫了〈寶馬〉未獲大公報文藝獎金〉（收《看樹看林》，香港書畫屋圖書公司，一九八二），證實了上述三位得獎者及作品的正確性。

今日翻斬以編的大型純文藝月刊《文叢》，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的第一卷四號，刊內有佔整頁「當選大公報二十五年度文藝獎金之三大傑作」的消息，還刊出這三部作品的得獎原因。出版了數十年的戰時期刊《文叢》當然不易找，但，首四期一九七〇年代香港有重印本，如果他們多翻書，找到這頁消息，即可證據確鑿，不會發生論戰了！

鮮花獻「佛」

陳魯民

人與事

瞿秋白的前妻叫王劍虹，結婚七個月就患肺結核去世了。

後來，瞿秋白認識了楊之華。楊是個家道中落的小姐，當時已婚，夫君叫沈劍龍，多才多藝，他們有一個女兒叫獨伊。由於沈的生活不檢點，在上海時曾涉足燈紅酒綠場所，使得夫妻關係非常緊張。

楊之華很同情喪妻的瞿秋白，一直照顧他。相處久了，兩情相悅，瞿秋白就提出來要跟她結婚。楊說，我有丈夫，雖感情不好，但沒正式離婚。她左右爲難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就回蕭山老家迴避。然而，執著的瞿秋白放不下對楊之華的思念，就跑到蕭山去找她。楊的哥哥和沈劍龍是同學，見此情況，便把沈劍龍也請到家裡。

奇怪的是，兩個情敵卻一見如故，惺惺相惜。然而面對着複雜的感情問題，需要把一些事情「談開」。於是他們三人開始了一場奇特的「談判」：先在楊家談了兩天，然後沈劍龍把瞿、楊接到他家去談，又談了兩天。最後又到常州瞿家去談。當時瞿家早已破落，家徒四壁，連張椅子都沒有，三個人只好坐在一條破棉絮上談。

談判結果是沈劍龍同意在《民國日報》上登三個啓事：楊之華和沈劍龍解除婚姻，楊之華跟瞿秋白結婚，瞿秋白跟沈劍龍確立朋友關係。沈劍龍在這一點上很不容易，豁達大度，光明磊落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沈劍龍送給瞿秋白一張照片——沈劍龍剃光了頭，身穿袈裟，手捧一束鮮花，照片上寫着「鮮花獻佛」四個字，意即他不配楊之華，他把她獻給瞿秋白。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，報紙上登出啓事的同時，瞿秋白和楊之華在上海舉行了結婚儀式，沈劍龍還親臨祝賀。從此，瞿秋白和沈劍龍成了好友，經常書信來往，寫詩唱和。這事實在是怪，殺父奪妻之恨歷來不共戴天，沈劍龍竟能拱手相讓，不是懦弱丈夫，就是豪爽君子。

無獨有偶，徐志摩與王賡是鐵哥們，卻把王賡的老婆陸小曼拐走了，而身爲軍界精英的王賡竟然能忍氣吞聲，還表示祝賀，也是一個怪人。陸小曼，琴棋書畫無一不通，上世紀二十年代北京交際場上的名媛，她的美貌連胡適都讚嘆說「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風景」。王賡，儀表堂堂，家世顯赫，還是留美學生，與四星上將艾森豪威爾同級。兩人門當戶對，郎才女貌，是大家都看好的天作之合。可王賡吃虧在不解風情，不會纏綿悱惻那一套，而小曼卻恰恰最在乎這個，結果被風流倜儻的徐志摩鑽了空子。說起來也是王賡引狼入室，他主動邀請徐志摩來陪小曼遊玩嬉戲，不是說：「讓小曼陪你去，我忙。」就是說：「你陪陪小曼，我沒時間。」這陪來陪去，就陪出了感情火花，等王賡發現，爲時已晚。但王賡在異常痛苦中，卻以驚人的毅力和涵養，忍辱自退，而對徐、陸二人未加絲毫傷害。在離婚協議達成後還在六國飯店專門安排了酒席，好聚好散，並對新人表示祝賀。王賡的這一大度表現出人意料，贏得人們普遍好評，包括徐志摩的老師梁啓超。

在徐志摩與陸小曼的婚禮上，主婚人梁啓超說：「徐志摩，你這個人性情浮躁，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。你這個人用情不專，以致離婚再娶……你們兩人都是過來人，離過婚又重新結婚，都是用情不專。以後痛自悔悟，重新做人！願你們這次是最後一次結婚！」居然在人家的婚禮上說這樣掃興而嚴厲的話，可謂空前絕後，也就是梁任公有這樣的資格和見識。

好在老天沒有虧待王賡，他再婚後得一兒一女，自己事業發展也不錯，官至少將旅長。而小曼呢，婚後沒子嗣，公婆不認，不到五年即守寡，晚年冷淒無靠，不知她可有悔意？

那個時候，方進民國，開化未久，剛擺脫幾千年的封建桎梏，民主自由之風還未流行於世，新舊思想交鋒激烈，各色人物粉墨登場。其中竟然會有那麼一批怪人，特立獨行，高蹈別致，性格鮮明，敢愛敢恨，能捨能分，其行爲令人匪夷所思，就是今天讓我們想起來，都覺得挺有意思的。

五代末期的「艷詞門」

王兆貴

文史叢譚

前些日子，《揚子晚報》綜合多家媒體新聞，以整版篇幅編發了一組內地官員桃色案例，披露了昆明「艷照門」、溧陽「微博門」和貴陽「手機門」等事件的來龍去脈，剖析了緋聞背後的道德迷失，指出了官場緋聞對政府形象的損害。這讓我想起了《南唐近事》、《玉壺清話》等書中記述的一段信而有徵的公案。由於此案亦屬官場緋聞，又牽涉到外交，且與文史掌故有關，所以給人的印象更深一些。

五代十國時期，在後周國內，人們都在傳唱一首叫作《春光好》的小曲，曲詞唱道：

好因緣，惡因緣，奈何天。只得郵亭一夜眠，別神仙。

瑟琶撥盡相思調，知音少。再把鸞膠續斷弦，是何年？

看得出，這是一首纏綿悱惻的艷詞。上半闋，回味的是一夜情緣；下半闋，傾訴的是相思之苦。這首詞雖然算不得上乘佳作，卻也音韻流暢，易於上口。按理說，詞作被人傳唱，實乃求之不得，作者應該開心才是。不料，這首詞的作者非但高興不起來，反而叫苦不迭、後悔不迭，並因此聲名狼藉，不被重用。

你道這首詞的作者是誰？又如何因詞得咎呢？

這首詞的作者，不僅通經史、工詩文、善書法，還是個美食家和品茗大師，至少有四五個文史掌故與他相關，其中「一蟹不如一蟹」、「依樣畫葫蘆」、「黨姬烹雪」等掌故流傳甚廣，而上文提及的這樁公案，不僅被載入多種史籍，而且被後人寫成了雜劇、繪成了畫卷。他就是身處亂世，歷仕後晉、後漢、後周和北宋四朝的高官陶谷。《宋史》評價他「強記嗜學，博通經史，諸子佛老，咸所總覽；多蓄法書名畫，善隸書。爲人雋辯宏博，然奔競務進，見後學有文采者，必極言以譽之；聞達官有聞望者，則巧詆以排之，其多忌好名類此。」

五代末期，後周皇帝柴榮雄心勃勃，勵精圖治，即位初年就力排衆議討北漢，自第二年起，伐後蜀，取秦、鳳、成、階四州，三征南唐，逼得李璟割江北，去帝號，俯首稱臣。儘管江山大半在握，但柴榮無意劃江爲治，而是窺測時機，攻取江南，一統天下。正是在這種情勢下，時任後周兵部侍郎加翰林承旨的陶谷奉使南唐，名爲訪求六朝圖書典籍，實爲打探江南虛實。

渡江之後，陶谷常以大國使者自居，盛氣凌人，態度傲慢，且對南唐君臣出言不遜，這讓南唐君臣無法容忍。然其時南唐國力大損，不足以同中原抗衡，明知陶谷來意不善，也不敢直攖其鋒，嚴辭回應。正當此際，一位重量級的人物登場了，他就是中國十大傳世名畫《韓熙載夜宴圖》中的主角、南唐巨宦韓熙載。他對親友說，陶谷並非正人君子，其操守可墮，你們看好了，我有辦法使他露出馬腳。於是，便以謄抄六朝書有待時日爲由，將陶谷請進館驛留宿，並讓歌伎秦弱蘭扮作驛卒之女，以清潔工身份潛伏到館驛中，每天早晚灑掃庭院。弱蘭容止秀美，荊釵布裙難掩天生麗質。獨眠孤館的陶谷把持不住，便與她搭訕起來，一來二往，遂「同諧魚水之歡，共效于飛之願」。事畢，陶谷寫下《春光好》詞一首書贈弱蘭留念。

數日後，中主李璟設宴於澄心堂，命以大玻璃盅盛滿佳釀，向陶谷敬酒。起初，陶谷正襟危坐，辭色如前，端着架子，不給面子。待得秦弱蘭來至席間勸酒助興，演唱日前陶谷所贈之詞時，方才面紅耳赤，愧笑無語。一時間傲氣頓消，不再推諉，幾個回合下來，醉得東倒西歪，吐得斯文掃地。這樣一來，南唐君臣更加看他不起。北歸之日，只命幾個小吏設薄宴於郊外相送。當陶谷灰溜溜地回到後周，他在南唐期間發生的外交醜聞及所撰艷詞，已經傳遍了京都。陶谷後來始終不被重用，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。

後世文人墨客對陶谷這段風流韻事很感興趣，看作是不可多得的創作素材，不僅被多人寫進筆記小說以作婉刺，還被演繹爲多種版本的文藝作品。元代戴善甫創作了雜劇《陶學士醉寫風光好》，明代唐伯虎繪製了《陶谷贈詞圖》，並在畫作右上方題詩一首：「一宿因緣逆旅中，短詞聊以識泥鴻；當時我作陶承旨，何必尊前面發紅。」傅抱石亦有《陶谷贈詞圖》一幅存世。

作爲一名政府高官，陶谷出使期間有失檢點，有辱國格，固然是由於對方設下桃色陷阱所致，倘若他德性原本無缺，操守果然堅貞，且能一以貫之，愼獨始終，不要說區區一個風塵女子，即便是傾國傾城的絕代佳人又奈他何？

成敗蕭何

言成

文化經緯

上海京劇院演出的新編歷史劇《成敗蕭何》，其立意與內容，要比周信芳經常演出的「麒派」名劇《蕭何月下追韓信》豐富得多。它全面刻畫了一代名相蕭何的複雜心理與仕途遭遇，是一齣由劇中人物的性格悲劇與命運悲劇相交織而成的優秀作品。演出以後，給觀衆留下了寬闊的、多層次的回味與思考的空間，獲得很大的成功。自然，作爲一齣戲曲，經過主創人員的藝術加工，難免有一定的虛構與適當的誇張。那末，歷史上的蕭何，究竟又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？

蕭何，是江蘇徐州沛縣豐邑人，他因爲通曉法律，所以處理各種問題，都是依法辦事，有條有理，令人信服。漢高祖劉邦當初爲平民時，就經常得到蕭何的幫助。後來，劉邦起義，殺了沛縣縣令，自稱「沛公」。蕭何就以「丞」的身份，爲他督辦有關事務。劉邦起兵，到了咸陽，被項羽封爲「漢王」。衆多將領，在佔領咸陽後，都忙於到儲藏金帛財物的府庫，搶着去瓜分錢財。而唯獨蕭何卻先進秦宮，收集各種律令圖書，封藏起來。因而，當項羽等起義隊伍，大肆燒殺劫掠一番，離去以後，劉邦卻能詳盡了解天下各地的地理要塞，知道各地戶口的多少，以及民間中財力、物力的強弱分布與百姓的疾苦等等情況。這對他以後比較英明的治理天下，起着有效的關鍵作用。而，這些全是依靠富有遠見的蕭何，胸懷大志，先見之明，在政局混亂之際，搶先得到了秦朝的完整的文書圖冊與檔案資料，才能協助劉邦在今後創建大業時，立下了流芳千古的豐功偉績。所以，蕭何雖然很少到前線參加各種戰鬥。但是，平定天下以後，在劉邦按功論賞時，卻堅持將他排在第一。

對於蕭何這個人物，從來都有不同的看法，褒貶不一。談到他的成敗得失，主要是與處理韓信的問題分不開的。韓信在歷史上，是一位頗有爭議的名將。他雖然出身微賤，但是志在四方。富有韜略，善於用兵，是位極爲難得的人才。他幫助劉邦消滅項羽的大軍，建立輝煌的漢室王朝，有着不可磨滅的功勳。當年，韓信在不得志的時候，就是蕭何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推舉保薦，方始得到了劉邦的重用。平定天下，建功立業。但是，當韓信立下奇功，被劉邦封王後，開始驕傲自滿。功高蓋主，尾大不掉，成了劉邦夫婦的心腹之患，一心想要將他除去。這時，又是蕭何欺騙了韓信，要他到宮裡去見劉邦。結果，韓信一進宮，就被呂后擒拿，把他殺了。對此，後人對蕭何頗有非議，這就是所謂「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」。

作爲謀臣的蕭何，深知「伴君如伴虎」的道理。他在擔任丞相期間，時刻謹愼小心，生怕無意之中得罪了劉邦。因此，他多次推辭了劉邦的封賞，把所有家財都捐給軍事需用，阻止家人興建豪宅。甚至還有意的以低價強行買進百姓的田地、房宅，故意玷污自己的名聲，防止劉邦的猜忌。平時生活節儉，處處低調，以保平安，可謂用心良苦。

玉簪（攝影） 延 靜

玉簪

延 靜

天南地北

玉簪，美麗的花名，在北戴河休閒期間，無論走到哪裡，都可以看到它綻放的花朵。

記得小時侯，在姥姥家的院子裡，曾經看到過這種花，長在屋簷下，綠色的葉子寬寬的，白色花朵像棒槌。我問姥姥這種花叫什麼，她告訴我北京人管它叫「玉春棒」，不過一直到現在，我還不知道它的學名。在其後的幾十年，我幾乎再沒有看到過它，然而這次去北戴河，卻意外地與它朝夕相見。

北戴河休養勝地，我已經八年沒去過，這次去發現它發生了很大變化。城市變得更乾淨，沿街樓房花樣翻新，商業街繁華熙攘，海濱更是人潮喧鬧。夏天的幾個月，這裡變成一座不夜城，來自內地各地的遊客湧向這裡，很多俄羅斯遊客也遠道慕名而來。我們被很多景點所吸引，度過了「繁忙」的一周。

我們去了奧林匹克公園。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會之前，賽場之一的秦皇島爲迎接此次盛會而在北戴河區興建了這個公園，落成後奧運火炬曾傳到這裡，至今進門處還保留一個火炬台作爲紀念。公園內樹木蔥鬱，花團錦簇，特有的「奧運牆」長達數百米，記錄了上百年的奧運歷史。我們還去了鴿子窩海上公園，它建在一個山頭突起的大海之濱，據說因過去成百上千隻鴿子常常來這裡棲息而得名。在公園遊客人流中徜徉，欣賞着身邊的美景，實在是一種享受。然而更引起我興趣的卻是久違了的玉簪，它生長在公園小路的兩側，生長在公園遠近的山坡，一叢叢，一片片，十分誘人。

這裡玉簪最多的地方，是漫長的海濱。我們每天清晨散步，出了休養所後門，拾階而下，走向海邊，最先映入眼簾的，就是大片大片盛開的玉簪，美得使你不能不駐足觀賞。這裡的海濱，一側是一望無垠的大海，另一側的山坡上是茂密的松林，玉簪就長在松樹蔭下，綠葉白花，還飄出幾屢幽香。我們每天都是先欣賞玉簪，之後走向海邊，觀賞大海的美景。

玉簪這個名字，還是一位當地人告訴我的。一天我又去海邊，經過花地時遇見一位當地的中年女性在晨練，我與她打招呼後，指着一片綻放的花朵問：「請問這種花的學名叫什麼？」她毫不猶疑地回答：「玉簪。」我聽後不禁脫口而出：「好美的名字。」她看出我的心思，於是介紹說：「這種花我們這裡很多，是宿根植物，只要種一次，冬天葉子枯死，但到來年不用再種，就又會長成一片新葉子，開出花來，幽香幽香的，所以這裡人很喜歡它。」簡單幾句介紹，使我開竅不少。

玉簪，細細看，花型不但像個棒，更像女性戴在頭上的銀簪子，眞是花如其名，高貴而典雅，但綠葉襯托下的白花，卻樸實無華，潔白純淨，而且就開在野外。這次去北戴河，玉簪深深印在我的記憶之中。

王莽新政

鄧小秋

文化什錦

「麒派」名劇《斬經堂》，又名《吳漢殺妻》，是京劇大師周信芳先生的代表作。曾經拍攝電影，流行頗廣，影響很大。這齣戲主要是說：西漢末年，王莽篡位，其女南寧公主婚配吳漢，並命吳漢鎮守潼關。一日，吳漢擒獲劉秀，吳母知情後，告以王莽曾殺死吳父，勸吳殺妻投劉。吳漢不忍，吳母則以死相逼。最後，吳漢無奈，到了經堂，向公主具告實情。公主求情未果，便奪劍自刎，吳母也自縊而死。至此，吳漢乃火燒府第，決心釋放劉秀，起兵復漢。在吳漢等人的輔助下，劉秀復國，重建東漢皇室。

這齣戲，唱做並重，感情豐富，在藝術性上有着很高的水平。情節起伏，極爲動人，歷來都受到觀衆的熱烈喜愛。但由於吳漢此舉出乎常理，劇中過分宣揚愚忠、愚孝。

因而，長期以來也一直受到很多非議，至今爭執不休。同時，在這齣戲中，還有個沒有出場的重要人物——王莽，在歷史上也是位評價複雜、很有爭議人物。

王莽，自公元九年到二十三年稱帝，建立「新朝」。加上前面攝政的八年，前後在位達二十多年。「新朝」夾在東西漢之間，但似乎總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與好感。而民間的小說、演義、戲曲等，則只要一提起王莽，就與曹操一樣，都認爲他是個謀朝篡位的「奸臣」。對他的評價，都比較負面。其實，我認爲這可能就是與歷代民衆所持有的正統觀念有關。好像漢朝就該屬於「劉氏家族」，王莽是個外姓，並非正統。因此，做了皇帝，就是奪位。遭人唾罵，十惡不赦。其實，比起有些驕奢淫逸的昏君，王莽在位時，還是比較開明與理智，很想有所作爲。並且，他還積極推行一些新政，希望穩定政局，並企圖爲百姓做點事情的。

王莽的登位，與他的姑母王太后有關。當時，西漢的哀帝去世，沒有兒子繼位。太皇太后王政君便收取了皇帝的印璽，急召王莽入宮，接任大司馬的職位。並從中山國迎劉衍來京登基，是爲平帝。此時的平帝，年才九歲。實際的朝政大權，則全部落在王氏家族之手。王莽攝政以後，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，大施各種權術。培植親信，排斥異己，以獲取漢室的最高權力。

公元九年，他終於改國號「新」，改元爲「始建國」，做了皇帝。爲了穩定政局，削弱劉氏宗室與官僚集團的勢力，他下令推行一些新的政策。像必須將官僚、豪強所多佔的土地分給他人的「王田」制。還有禁止買賣奴隸，以維護社會秩序。實行工商市場管理、穩定市場物價的「五均」政策。向貧困百姓發放貸款、官府不收利息的「賒貸」政策。對鹽、鐵、酒等實行專賣，避免豪強、富賈獲取暴利。

凡此種種，雖然也是爲了藉以打擊忠於漢室的官僚、地主、富商集團、鞏固自身的統治勢力。但在一定程度上，也對下層群衆作出一些姿態，保護他們的利益。可是，王莽取代漢室的本身，不合當時封建制度的正統觀念。很多參加農民起義的劉氏貴族，就一直打出「復漢」的旗號，利用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運動，紛紛起兵，此起彼伏。終於在公元二十三年，推翻了王莽新朝，建立東漢政權。